

# 我在八二三的戰地歲月

## —楊東麟八二三參戰紀實

耿志雲◎採訪記錄

### 楊東麟

- 民國十四年生
- 廣東省龍川縣人
- 在戡亂時期就從軍的他，在「黃埔軍校」原址加入教導第三團後，在衡山縣石灣受訓。
- 第一次國民大會選舉總統時調安徽蕪湖，接著又隨第六十三軍從南京下關移防蘇北剿共，在當時所謂的「組訓民衆、清剿散匪」的任務中曾兩度與共軍主力對峙，算得上是一名典型的沙場老兵。



民國四十七年「八二三砲戰」期間擔任金門太武山駐防部隊師部警衛班上士班長，儘管時空已隔半世紀之久，但他仍然對於這場撼動全世界的戰役記憶猶新，他指出，所屬之師部在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份已調防金門，他個人卻在臺灣本島等待接收的新兵完訓，一直到十四日才跟著換防，他所任職的警衛班在山內，由於局部地形特殊，掩體工事堅固，因此常被當時的



▲ 榮家之社團活動，楊東麟參加高爾夫球社，預備將球推入球洞。（花蓮榮家提供）

國軍駐防部隊戲稱為「金門的大後方」，雖然在砲戰中遭到共軍猛烈轟炸，但在該部進入戰備之後，兵員傷亡便立即減少。

楊東麟指出，同年稍早時，蔣中正總統和蔣經國副秘書長都曾分批前去金門視察戰地，所以根據這種跡象顯示高層可能已經獲得情報，指出共軍可能將要「有所動作」，只是大家都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會開打？只有「等共軍的砲彈打來才知道」，當砲戰在傍晚約六時三十分展開之後，許多犧牲的官兵弟兄就是在晚餐後散步、運動中才慘遭不測，一直待在掩體中的人反都安然無恙。他的駐防陣地距師部尚有五百公尺，當時他急著要帶部隊趕往師部支援，卻親眼看見一輛吉普車在太武山的登山公路上行駛，據他判斷可能是師長的座車，所幸沒有一發共軍砲彈命中，由於事發突然，他們附近的陣地連一門可以還擊的砲都沒有，官



▲ 戍守於馬山的國軍戰士，這裡是金門最接近大陸的地點。

兵只能備妥班排用的輕兵器，以待萬一共軍登陸與之進行白刃戰搏鬥，以力保陣地，所幸這個推想的情節也沒有發生。

楊東麟說，他們的班兵聽說有一名鄰近砲兵部隊的衛兵，在共軍開始砲擊之後，便逕自率先還擊，成為可能是山外地區「最快反應」的單位，據說，那個連的連長在得知該名兵員已還擊時，才下令全連還擊，這顯然是要等待上級的指示之緣由，倘若當時上級否決了還擊的命令，那位班兵很可能會遭到法辦。中共所使用的火砲主要係蘇聯製一二二公厘中長程加農砲，當日共軍連續砲擊了三～四個小時，一直到晚上十點多砲擊的頻率才減少，起先，大家都是兵慌馬亂，心有餘悸，但等到全員都回過神來之後，便開始設法向師部機動。

金門的尚義機場在當時只是一座輔助料羅灣機場的小機場，在中共的第一波砲擊後，料羅灣機場已滿目瘡痍，彈痕累累，但為讓國軍運輸機仍能正常進行運補，他的班便奉命和空軍地勤部隊一起趁砲擊間隙冒險搶修尚義機場，曾有一發共軍砲彈掉在距他的掩體不遠處，砲彈破片均被擋住，假設他的位置再偏幾公分很可能就負傷，那些先前總不喜歡戴鋼盔的班兵，這下子不用人說也都自動地全天戴上了。

楊東麟回憶說，共軍在砲擊一天之後，國軍也特意選在八月二十四日傍晚提前半小時對共軍砲位進行反擊，中共為避免其砲陣地遭摧毀，多將短程火砲拖至廈門沿岸沙灘上，他們在砲擊前多會施放煙幕以圖混淆本身位置。他們師部下轄的某團在料羅灣週圍搭建帳棚，所幸躲得快才未傷幾人，反之連夜挖地道進住。



▲ 楊東麟因戰功所獲頒之虎貴乙種獎章，楊東麟一生引以為傲。（楊東麟提供）

在太武山登山公路的另一座山頭上聽聞有國軍高砲在發射，也曾聽見飛機聲，但卻因為天色昏暗看不到目標，但確信有共機臨空。他們陣地所在山坡上的掩體正對著共軍的某座砲位，但共軍的多枚砲彈也掉入山溝。他帶著五個班兵，告訴這幾名新兵在砲擊時要如何運動才能降低風險。他個人也因為在戰場上的臨危不亂，帶隊搶修機場有功，戰後獲得師長曹傑將軍提名國防部頒贈「虎賁乙等獎章」一枚，至今甚感光榮！

八月二十五日一早，共軍有兩門一二二公厘火砲又開始砲擊長達全日，太武山上的空軍雷達站雖未被直接命中，但是砲彈爆炸的震波卻震壞了雷達而無法開機，該處正巧對著「毋忘在莒」的勒石。



▲楊東麟端午節與眾人綁肉粽。(花蓮榮家提供)

楊東麟建議年輕一代的國軍官兵，在戰場上務必要膽大心細，一不小心就容易受傷，但是再危險卻也有規避之道。對於戰場的經驗，只要經歷了一次就不會再怕，卻仍要處處小心，對於看似平常的警衛工作也絕不可掉以輕心。

▼楊東麟每日打太極拳，既健身又養性。(花蓮榮家提供)

